

顺序的问题

〔韩〕都振棋 著
曹雪城 李会卿 译

新华出版社

순서의 문제

顺序的问题

「韩」都振模 著

曹雪城 李会卿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顺序的问题 / (韩) 都振棋著; 曹雪城, 李会卿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66-1342-9

I. ①顺… II. ①都… ②曹… ③李… III. ①推理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86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5054

순서의 문제 (顺序的问题)

Copyright © 2012 by Do Jin Ki-都振棋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Simpl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gongsa Co., Ltd.

through Eric Yang Agency Inc.

顺序的问题

作 者: (韩) 都振棋

译者: 曹雪城 李会卿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曾 曦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图鸦文化

印 刷: 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35mm × 20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342-9

定 价: 2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82951011

目录

CONTENTS

1	顺序的问题
61	大母山太远了
83	小憩：马丘比丘之梦
113	旅馆里的死亡
265	新黄房间的秘密
325	穆斯的启示
397	通风管道

顺序的问题

今年的冬天，寒风凛冽刺骨，这个几十年不遇的寒潮，让多年都不曾结过冰的汉江在整整一月里都完全处于封冻状态。即使是躲在驿三洞万丽酒店^①后面，遍布着酒馆的幽深小巷子里，也躲不掉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寒气的夹击。

“没想到啊，还来了个这么帅的司机呢。”

一个坐在夜总会霓虹灯招牌底下，蜷缩着身子的醉汉。他打电话叫来的代驾司机镇久一出现，便先抛出了这么一句。可以看出，这个

^①万丽酒店（Renaissance Hotel），五星级豪华酒店，隶属于世界著名的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公司。

年轻英俊的代驾，多少让他感到有些意外。

“这么冷的天，您怎么还亲自到外面等啊。听说您要去京畿道的德沼？”

镇久“呼呼”地向手里呵着气，象征性地问了一句，便从那男人的手里接过车钥匙。那男人开的是一辆黑色轿车，像刚打过蜡似的光亮如新。

镇久兼职做代驾已经一月有余，顾客们每每看到他那瘦高瘦高的身材，白皙的瓜子脸，还有那单纯善良的眼神，即使醉意蒙胧，也都会感到很放心。在女顾客那儿，他更是颇受欢迎，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回头客了。

镇久的脸好像被冻僵了似的，面无表情地用钥匙打开车门，坐在司机的位置上。那男人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自己打开后车门，爬上了后排靠右边的座位。一上车，身体又紧紧地缩成一团。

镇久选了一条最快捷的路线。他将车驶上奥林匹克大道，然后沿着汉江边走了一会儿。穿过美沙大桥，最后开上了直通德沼的高速公路。此时已是夜里 11 点钟，旁边反方向的车道上，还有不少要赶着进城的车辆，但沿着汉江逆流而上去往德沼的车却寥寥无几，一路畅行无阻。

等那男人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镇久刚刚驾车驶上江一洞立交桥。

“哎，司机，你有没有兴趣赚点外快啊？”

镇久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吓得一哆嗦，用眼睛瞥了一眼后视镜，看到了后排那个男人的脸。他仔细一端详，才发现这个男人其实并不比自己大几岁，充其量也就刚过30的样子。不过，他那黯淡无光，却又棱角分明的面孔让他看上去有些显老。镇久一察觉到两人年龄差距并不大的情况，刚才那男人对自己略显无礼的称呼，便让他隐隐有些不快。后视镜里的这个男人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好像自己是个什么显赫的人物，身体像运动员一样魁梧又结实。见镇久没搭理自己，那男子便用两手抓住副驾驶的座椅，身体前倾，然后又说：

“绝对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个简简单单跑腿儿的活儿。”

“跑腿儿？去干吗？”

“我到时候会给你一部手机，你只需要赶到原州^①，然后用这部手机再给我打个电话就好了。事成之后，我会直接给你50万，怎么样？打个电话就能赚50万，即使刨掉来回的路费也比你做一天代驾强哩！”

镇久听完，没有马上回答。好奇怪啊，竟然会有人花钱雇

①原州，韩国东北部江原道的一个地级市，距首尔直线距离约90公里。

人给自己打电话。他本想反问那男子为什么要雇人做这样的事，但欲言又止。面对这个看似是天上掉馅饼的赚钱良机，他犹豫了片刻，马上又幡然醒悟过来。单从这多达 50 万的报酬来看，这就绝不是一件正常的差事。这个男人不仅和镇久素不相识，而且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正派人物，他不会是因为自己心虚才这么做的吧？可如果自己非要刨根问底的话，说不定他就不愿再提这事儿了，所以镇久决定不再询问事情的个中缘由。

“做就做咯！”镇久略加思索，无意间嘴里冒出来这么一句。男子听到镇久的回答，暗暗笑了一下，看来他对镇久的态度感到很满意。

“我果然没看错人！上回我问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最后把我问烦了，就不想和他说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呢？”

男子收起脸上的笑容，将自己的具体计划一口气向镇久和盘托出。

“切记，一定要等到了原州之后再给我打电话。你坐个长途班车到原州汽车站，在那儿打就好。我先给你预付 10 万，等你从原州回来，我再把剩下的 40 万给你。”

车驶过德沼汽车站和瓦阜邑，已经进入了陶谷里的地界。不知不觉间，路两旁一座座幽静的农家小院便映入了眼帘。透过车

窗向外望，虽然还可以看到依稀亮着的星星点点的灯光，但这静谧的氛围和景致，却无一不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村子的偏僻。那男人的家坐落在一座小山坡上，虽然只有一层，但看上去颇为洋气，山坡底下稍远的地方是汉江。和夜晚相比，这里白天的景色也许会更富有生气和韵味儿吧，但那男子家里漆黑一片，不曾透出半点光亮，不知为什么，总让人觉得有些阴森森的。

车一停在用篱笆圈起来的停车场里，那男子就给了镇久 3 万块的代驾费，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一部手机和 10 万块钱递给了他。可能是为了博得镇久最起码的信任，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告诉了镇久。说自己叫“姜玄”，是个少见的单字名，之后镇久也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

“我叫金镇久。”

“好，我相信你，老兄。之前我打电话叫代驾的时候还留有你的号码，所以你的手机号我现在也是知道的……”

“您不用担心，只要去一趟原州就能再赚 40 万，我怎么可能拿了您 10 万块就跑了呢？”

镇久一边接过钱和手机，一边虚情假意地说。明天下午只要跑一趟原州，用这个叫姜玄的人交给自己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然后就能来他家拿钱啦，镇久得意地盘算着。

第二天，镇久便在首尔东汽车站坐上了前往原州市的长途班车。其实他完全可以哪儿都不去，等到下午，选个合适的时间给那个姜玄打个电话，假装自己就在原州，对方也不知道。不过，姜玄早就看出镇久不像是个耍花招的人，不然也不会那么放心地把这件事托付给他。

在驶往原州的班车上，镇久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姜玄交给他的那部手机。那是一部三年前的老款手机，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又来回回翻看了几遍，也没有发现里面有任何可疑的信息和内容。通讯录、电话簿、短信，甚至是手机信息等手机上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清除了。镇久用这部旧手机给自己打了个电话，并把来电显示的号码存在了手机里，然后删除了旧手机上的通话记录。

班车抵达原州时，已经是下午 2 点 40 分了。镇久独自一人在原州汽车站里闲逛了一会儿，等到差不多快 3 点的时候，他用那部旧手机拨通了姜玄的电话。

“哦，干得好，你现在就在原州汽车站？”

“对，我刚到。”

“那你让我听一下车站的广播，我好确定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在原州。”

原来，他特意把打电话的地点定在汽车站，就是为了让自己能确定镇久是否真的按照他的指示赶到了原州。

为了找到一个车站播放广播的地方，镇久在车站里转了好几圈。原州汽车站的一层大厅被各种大型的商家和店面占据着，小小的卖票窗口则蜷缩在一角，并没有什么专门的广播设施。镇久停下脚步，想了想，然后拿着手机向卖票窗口走去。排队买票的乘客中有去首尔的，有去忠清道堤川的，他们与售票员之间高声的对话一直在大厅里回响。镇久把手机往售票窗口附近放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放回耳边。

“怎么样？我没骗您吧？”

“好，我听到了。你现在先别挂电话，等两分钟之后再挂。下午，你拿着那个手机来德沼找我就好，我们到时候再联系吧。”

镇久把手机拿在手里，发了会儿呆，两分钟之后便按照姜玄的指示挂断了电话。

在回首尔的班车上，镇久攥着那部对之一无所知的手机，陷入了沉思。姜玄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凭着他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想要推测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远远不够。但镇久那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就像木偶一样被人操纵着，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来到原州打了个电话，50万就到手了的差事背后，肯定还有什么值得一探究竟的“故事”。

镇久虽然长得白白嫩嫩的，但却有着与外貌完全不相称的大胆，这常常让他在同龄人中间得以鹤立鸡群。镇久已然对普通人千篇一律的生活丧失了兴趣，他虽然也在为遇到自己生命中的那位“贵人”而做着各种努力，但他却不想做个甘愿被人踩在脚下的石子，像大多数人那样碌碌无为地过一辈子。他考上大学之后，选修了经济学和法学专业，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以后可能多少会对自己日后的发展有所帮助，但念了三年之后他便退学了。虽然没向学校递交过什么正式的退学申请书，但他既不注册，也不去学校上课，所以自动就被学校除了名。可他一点都不为此感到愧疚和遗憾，反正当初选择上大学时，也不是冲着以后找工作去的。从大学的教材中，他也没能找到那把能开启他走向成功之门的钥匙。对于整日念叨着的道德和法律的生活，他完全提不起兴趣。在他看来，那些东西都不过是人类用来粉饰自身的一种伪善。即使不足以称其为伪善，但也绝不是什么所谓的“绝对范畴律令”^①，不过是这个世界既定的游戏规则罢了。面对这样的游戏规则，有的人选择了顽强地

①绝对范畴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哲学术语，由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即“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抗争，有的人想要尝试着去对它做出改变，但更多的人，则一心只想着好好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飞黄腾达，功成名就。然而，这条路注定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此时蜗居在考试院^①里的他便是最好的例证。

镇久带着手机赶到德沼，把它退还给姜玄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冬日短暂的白天已经过去，四周已被夜的黑暗所笼罩。姜玄像头熊似的从大门里探出头来，从镇久手里接过手机，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辛苦了”，把剩下的40万交给他之后，便马上关上门溜回了屋里。

姜玄冷漠的态度让镇久十分尴尬。就算自己和他只是雇主和打工仔的关系，但事情办完之后，怎么也应该评论几句，最少也该说些让他务必保守秘密之类的话吧？一时摸不着头脑的镇久怀着些许的遗憾，仔细观察了一下姜玄家周围的情况，发现他家大门上挂着一个门牌，上面写着“朴鸿寿”三个字。

这三个字让镇久感到非常意外。那个男人分明告诉自己他叫“姜玄”，但门牌上人名的姓氏却是“朴”。就算这栋房子是他父亲的，姓也对不上啊。他告诉自己的难道是个假名字？

①考试院是韩国一种格局较小的居住用房间，一般内设一张单人床、书桌、书柜。考试院内还会提供免费的泡菜和米饭。根据等级和设施的多少来划分，价位由低到高。因为价格相对便宜，且无人打扰，受到广大留学生和备战各种考试的学生的青睐。

不过，他可能是不想让镇久知道自己的真名，也有可能一直都是顶着这样一个假名字，在社会上活动。既然他这么小心谨慎，为什么还会如此放心地把这样一件非常可疑的差事交给素昧平生的镇久去做呢？

大门边上有一个邮箱。镇久抽出里面的信件翻看了一下，是几封告知书和从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寄来的单据。他急匆匆地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塞进了自己的斜挎包里。

姜玄家的门口是一条很陡的下坡路。有个看上去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正轻快地向上走来。

“你到这儿来干吗啊？”

老婆婆裹着厚实的棉大衣，踩着胶鞋，那随意的装束一看就知道是这儿的村民。一看到镇久从姜玄家里走了出来，她就问了一句，还真是好管闲事。

“哦，这家的主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样啊，那他们家的丧事办得怎么样啦？”

老婆婆担心地问道。镇久一听到这话，他脑子里的小雷达马上就启动了。办丧事？那意思是说姜玄家的某个人最近去世了吗？这么想来，不论上回来的时候还是今天，从他家几乎都看不到什么光亮，那个去世的人难道就是门牌上写着的那个“朴鸿寿”？

“呃，您是说这家的某位长辈去世了吗？”

镇久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老婆婆却了然于胸，她急忙支支吾吾地说：“没有没有，我就那么一问。”边说边摆了摆手。但镇久可不想错过这个一探究竟的好机会。他盯着老婆婆看了一会儿，发现她低着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姜玄这个家伙，藏着掖着的事情太多了，我妹妹整天担心得要死。”

镇久刻意提了下“姜玄”的名字，以示自己和他之间的关系。

“妹妹？你妹妹是他对象？”

老婆婆转身问道，仿佛顿时又提起了兴趣来。

“两个人正打算要结婚呢。我妹妹也老大不小了，所以想快点成家。我们兄妹俩是孤儿，打小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

镇久的父母确实已经不在，但他的这套说辞，却完全是自己杜撰出来的。可老婆婆似乎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内心中甚至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原来你们兄妹两个也都是命苦的人啊。可是，你了解他们这家人吗？”

镇久假装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唉，这个……虽然我和姜玄是老相识了，但他从来没和我提过他家里的事情。我妹妹对此也经常是怨声载道，她说我

们从小就无父无母，所以很向往一个完整的家庭，自己要结婚的对象最好是父母双全。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这一点对她来说最为重要。可是，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姜玄那个家伙人也还不错啦。我也是刚听您说，才知道他家有亲人去世了……”

“看来，那小子为了找媳妇儿，什么都没告诉你们哪。他家可是出大事咯！”

“您就和我说说吧，我保证，绝对不告诉别人。这个问题可关乎我妹妹一辈子的幸福啊！求您了，我真的很想知道。”

镇久攥着老婆婆的手乞求着她，一脸的真诚。这位淳朴的老人被镇久出众的演技和那句“关乎一辈子幸福”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可头一回见面就和一个陌生人念叨别人家的家长里短，可见这个老婆婆还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接下来，镇久便从她的嘴里听到了一些关于这家人的细节。

这栋房子的主人朴鸿寿老人是一位专做河豚的大厨，在首尔乙支路开着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档餐厅，事业做得非常成功。他的发妻很久以前就已撒手人寰，离他而去，也没能留下任何子女，之后一直都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六年前，已近垂暮之年的他与姜玄的母亲相识，并结了婚，婚后便买下了这栋房子搬到了这里。可这段黄昏恋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美好，两口子吵架拌嘴时有发生，一旦动起手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两个老人结婚的

时候，姜玄正在京畿道河南市的一家小设计公司上班，从公司到这儿不过 20 分钟的车程，但他与自己这位年迈的继父相处得并不融洽。因此他也不怎么到这儿来，听说他在公司附近租了间房，一个人住着，每次来也只是为了来向自己的母亲要钱。

“一个星期前，那个姓朴的老头儿自杀了。”

“啊？这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姜玄的继父朴鸿寿不久之前自杀的消息，着实把镇久吓了一跳。上了年纪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事故离世，因他杀或者自杀而死无疑就显得很蹊跷。再加上姜玄之前给镇久安排的那份怪差事，就更让人觉得他可疑。

“朴老先生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和他们家平日里也没什么交情，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喝醉之后在仁川跳海了。”

既然这栋房子的主人已死，那么如今应该就只有姜玄和他母亲两个人住在里面了。镇久弓着身子给老婆婆行了个礼，然后说：“您今天和我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姜玄的。”这样的保证也是为了暗示老婆婆，自己很清楚她不希望这些话传到姜玄耳朵里的用心。